

# 怎样读懂乐府诗(五)

叶嘉莹

## 曹子建的“有心为之”

我们讲完了乐府诗大概的内容，大概的形式、体裁，大家有一个认识。下面我们看曹植的《白马篇》，这首诗也是略读，讲到唐诗的时候我们是详读。现在我们是介绍诗歌演进的历史，因为你要认识一个时代文学的价值，你最好知道它的过去跟将来，你才能够把唐代的诗歌放在一个正确的地位来衡量它，所以我们现在讲到唐代以前。《白马篇》也是一个乐府诗题。我们上次讲过，说乐府诗的开始，是因为汉代有一个官府叫乐府。本来汉代所说的乐府都应该是采取了一些诗歌，把它配上了音乐，是经过乐府这个官署，把它配合了音乐，可以歌唱，可以合乐而歌的才叫做乐府。可是汉朝以后，汉乐府里面的这些乐调亡佚了，中国的音乐的材料损失的最多，就是古代的乐谱流传下来的最少。所以汉代的音乐的乐调亡佚了，后来的人他们再写乐府诗题，不一定还能够像汉朝一样歌唱了，可是它们还叫乐府诗，就是后来人的仿作。后来人就模仿汉代的乐府诗来写诗，也叫乐府诗。

后人的仿作有几种。一是用旧日乐府诗的题目。你看到一个孤儿，你有了感动，你也可以写一首诗，仍叫《孤儿行》。乐府里面有《江南》，是写采莲的，而且后面有流行的《采莲曲》的歌，如果你要写一个江南的采莲的女子，你也可以叫《江南》，你也可以叫《采莲曲》，可是你不能再配合音乐来唱了。就是用旧日的乐府诗题所作的诗，也还叫做乐府诗。乐府诗的题目，有两本书可以参考，《乐府解题》专门解释古来的题目是什么意思；《乐府诗集》把历代的乐府诗都选进来，凡是用旧日乐府诗题目，不能歌唱的也编在了这本书里。

二是模仿乐府风格的作品。乐府诗是反映社会现象的，唐朝诗人模仿乐府风格，反映唐朝社会现象的诗，也叫乐府诗。有的模仿作品没用

旧乐府诗题，自立了新题，就叫“新乐府”。比如唐朝白居易曾写诗，反映唐朝社会悲哀、不幸、不平等的现象。他写《卖炭翁》，写唐朝贫苦阶层人的生活。他写《买花》，“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富贵人家买一丛深色的花朵，是十家中等人家一年的赋税，也是反映贫贱人生活的。

白居易还写过新乐府《新丰折臂翁》。新丰在长安附近，那里有一个手臂折断的老人。这首诗反对黩武用兵。白居易是反对战争的，《新丰折臂翁》中说，有一个老人，当年要抓他去当兵，他不愿意，就在夜半用大石头把自己手臂打断了，这样就可以不出去当兵了。这些诗反映了唐朝的社会现象，叫新乐府诗歌。我们后面讲唐诗，你就慢慢有一个认识，知道它发展的一个源流，乐府诗就是这样发展下来的。

那么曹子建呢？他用乐府诗题，模仿乐府作品，《白马篇》也属于乐府诗。《新丰折臂翁》是反对战争的。曹植的《白马篇》是歌颂战争的，一个年轻人，应该勇武保卫国家。所以乐府诗反映社会生活现象的各个方面。我们现在还是简单地把这首诗念一下。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有人骑着一匹白马，马上有黄金的“羁”，“羁”是马身上的鞅勒，马的络头，马口上戴的一个金属圈，有黄金装饰。“白马饰金羁”，形容少年雄姿英发。“连翩西北驰”，骑着这么漂亮的白马，向西北奔驰而去。

“借问谁家子”，“借问”是请问。乐府诗不但有问答对话，还可以假设有一个问人。李太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就是假设拟问。中国的文章跟诗都有设问体裁，你要说你的话，你假设有一个人来问你，然后你再发挥，就是拟问、设问。“借问谁家子”，请问这是哪一家的年轻人。是“幽并游侠儿”，是幽州跟并州一带的游侠儿。幽州，大致范围在现在北京、天津、

河北东北、辽宁西南。并州，大致范围在现在山西、陕西和内蒙古部分地区。中国北方人是比较勇武的，慷慨悲歌，南方人是比较文秀柔弱的。所以唐代韩愈说“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什么叫“游侠”？“游”是游走四方。侠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陲”，很年轻就“去乡邑”，“去”是离开，离开故乡。“扬声沙漠陲”，要发扬自己的声名，在哪里发扬？在北方边疆、沙漠。这个年轻人要在沙漠和边疆为国家建立功名。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宿昔”本来指昨夜跟前天晚上，是从前、向来的意思。“秉”是持，他从来手里拿着良弓。“楛矢何参差”，“楛”是木材，用木材做的箭杆，前面有金属的箭头。“参差”，不整齐的样子。他有一个箭囊，长长短短不整齐的箭头在箭囊里面。

后面形容这个男子的勇敢，“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控”是拉开、张开，他张开他的弓弦，把箭发出去，就把左边的“的”，“的”是标的，射箭的目标，一下射穿左边的目标。“右发”，他向右一射箭，就射到“月支”，“月支”是一个标的名字。“仰手接飞猱”，他一伸手向上，就抓住一只在空中飞过的猴子。“俯身散马蹄”，他低下身来向下，马跑得飞快，马蹄散开向前。“狡捷过猴猿”，这人动作之敏捷，比猴子还要快，“猴猿”就是猿猴。“勇剽”是勇敢、强悍，“勇剽若豹螭”，比虎豹还要勇敢。

“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他一直向前冲，长驱直入。“蹈”是践踏，踏平匈奴的土地，敌人的土地。他向左边看一眼，“陵”是削平，把鲜卑的国土削平。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宁可牺牲性命在锋刃的尖端，宁可死战场。“性命安可怀”，我

的性命哪里值得顾念？“安”是哪里。“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牺牲性命保卫国家，连父母都不顾念，更何况儿子跟妻子呢？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但愿我死后，我的姓名编在壮士名簿之中。“籍”是名册。“不得中顾私”，中顾就是内顾，顾念家人，顾念自己。我没有顾念家人，宁可为国家牺牲。“捐躯赴国难”，“捐”是牺牲，“赴”是往，我宁可国家的患难牺牲。“视死忽如归”，我看我的死亡就跟回家一样。

我们现在这首诗讲得很简单，因为我现在所要讲的是中国诗的形式中对偶的发展。我们以前说过，因为中国的文字是单形体、单音节，容易形成对偶，早期是无意的，自然而然就对上了。可是曹植是有心为之，不是偶然地只对一句，中间有一排句子都是对起来的。“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一个左一个右。“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一个仰一个俯。“狡捷过猴猿”，比猴子还敏捷，“勇剽若豹螭”，比虎豹还勇敢。“长驱蹈匈奴”，一直向前踏平匈奴，“左顾陵鲜卑”，向左一看就削平了鲜卑，都是明显的对偶句。

说它是有心为之，第一个因为它的数量增加了，这一大段很多句，因为对偶的句子不是偶然的两句的对偶，它是一大串都对偶了，因为它数量多了，是有心为之。第二个因为他现在有心用这些对偶的句子增加他的气势。他要写这些年轻人很勇敢，怎么写？向前就踏平匈奴，向左就削平鲜卑，举首就抓住猴子，低身马就向前冲去。他是用这种对偶的句子里来增加他诗歌的感动人的气势，这已经是有心去这样做了，诗人开始有心用对偶了。（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



## 如果还能放次学

向欣

我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

之所以成绩一直不好不坏，全凭那一点小聪明在支撑。偏偏到了这个年纪，我时常在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活一遍，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

小学是在母亲班上读的，现下回想，整个小学六年完全是蒙的，只觉得那是每个孩子都在做的事，我也就和他们一道上学而已，但语文数学经常都是满分，只能说当时的课程特别简单，不需要花什么心思罢了。

在我记忆里，上小学，不过就是跟一群孩子一起玩，踢毽子抓石子跳格子。上学就是有很多玩伴，这是读书最有意义的事。那个年纪，我真的就是这样想的，上课不过是玩累了坐那么几十分钟休养生息，好在下课的时候更有精力玩。

到了小学五年级，我的玩就变了另一种形式，那就是看小说。那一刻，我就觉得玩闹是一件好幼稚的事，便再也不跟伙伴们嬉戏玩耍了，而性子的沉静也就此养成。当时要得到一本小说很难，好在屋里有个爱看小说的父亲，大部分都是武侠小学，那简直让我找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沉迷进去一发不可收拾，也就从那个时候起，心思就更不在读书上头了。

看小说是一种毒，这个瘾一旦患上了就戒不掉，到了初中，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小说，初中跟小学不一样，能大量借到小说看，除了武侠小说还有言情小说，除了上课依然只是我静坐着修养生息的修行，让灵魂在另一个世界穿越，肉体凭着那点小聪明把成绩保持在不好不坏。

所以，中学的班主任尤其“恨”我，心想这孩子又不是蠢物，若是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头那还得了，他抱着那样的望子成龙的圣心，想法设法的“整我”，每到课间操的时候，就去搜我的抽屉，把搜出来的小说让我一页页撕了烧，《射雕英雄传》多么厚的三大本，烧得我心都在滴血。

这完全不能戒掉我看小说的瘾，发自内心的说，我至今都怀念那位班主任，而且深刻的觉得对不起他。

光看小说已经不能满足我那早已不受约束的心灵，高中开始我就自己写小说了，那个时候

没有电脑，就是用笔在本子上写，青春期的少女，写的当然都是跟情情爱爱有关的，设想着我喜欢什么样的男人会遇到什么样的男人会经历什么样的故事，这简直是世上最有趣的事情，我能掌控别人的人生，能安排别人的际遇，一支笔所能营造的一个人物命运，的确能带来天大的成就感和愉悦感。

我这种不把读书放在心上的人当然不会有大的出息，这个教训值得孩子们引以为戒。不爱读书的人，最爱的当然是放学，尤其是那种内心向往自由的人，总觉得上学是一种禁锢，是一种囚笼，而放学就是放飞，就是大赦天下，说不上是叛逆，只是人类潜意识的喜欢那种不受管束不受拘束的本性。

说起放学，父母至今说起来都咬牙切齿的笑。那个时候，早上吃了早饭就去上学，中午是没有饭吃的，一直要等到下午四点左右放学，才能回家吃中饭。我只要放学回家，看着锁着大门，那天生的戾气就开始爆发，把屋檐下放着箩筐锄头堆着的南瓜苞谷摆着椅子板凳，统统丢到院坝坎下去，然后用一根木棍，从开着的窗户伸进去，把靠着窗户摆着的木桌上摆放的任意东西，用木棍捅到地上去，一番发泄过后，就扯着嗓子像嚎丧那样的歇斯底里喊——妈！爸爸！回来！

那个时候父亲在地里干农活，母亲总是在学校改作业很晚回来。听到我嚎丧，父亲便连忙回家，看着被我破坏了现场，从来都是一声不吭，快点去厨房煮饭填饱我的肚子。

我就是这样宽容又宠溺的环境里成长，比起我性子的爆炸性，喜欢看小说就实在是小事情了，若是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头那还得了，他抱着那样的望子成龙的圣心，想法设法的“整我”，每到课间操的时候，就去搜我的抽屉，把搜出来的小说让我一页页撕了烧，《射雕英雄传》多么厚的三大本，烧得我心都在滴血。

这完全不能戒掉我看小说的瘾，发自内心的说，我至今都怀念那位班主任，而且深刻的觉得对不起他。

光看小说已经不能满足我那早已不受约束的心灵，高中开始我就自己写小说了，那个时候



## 《春天的色彩》

卢先庆 / 摄



在美女同事的提醒下，才发现又该理发发了。来到罗漫美发沙龙门前，精致的装潢吸引着我的眼球，一首《等你等了那么久》正在揪心的轻吟，小帅哥理发师直立着金黄色的卷发，手里的吹风机呼呼作响，忙个不停，几位时尚顾客正悠闲等待着。我驻足了一会，犹豫不决起来，想进去又怕别人异样的眼光。人贵有自知之明，这点德行我还是有的，也许时髦不属于我这个50多岁的人了，又何必心有余恋呢。再往前走走吧，找找适合自己的地方，可能就在下一站……

前行200米，来到“十元理发店”招牌下，这地方不临街，在一个转角处，位置有点偏，店面只有10多个平方，有点狭小。里面排着两把旧椅子，沉稳的呼噜揉着无尽的往事从一张木桌上传出来。就这里吧，只要十元钱，比上一站少二十呢，里面又没人，不担心熟人看见我和我提着的公文包。

推门的嘎吱声惊醒了沉睡的老师傅，他双手搓着刻满岁月的双颊，“剃头呀？”

“是。”

## 理发小记

文华

“坐这里。”

三句台词后，我就服从命令让他摆布了。一把手工剪、一把木梳在我的头上耕耘着，为打破凝固的空气，我随便赞了一句：老师傅手艺好呢，他便妮妮道来：我从18岁就开始干这行了，一直靠这份手艺维持生计，同行师兄师弟有的去做生意、有的去包工，亏的多、赚的少，我这个人没读多少书，知道自己只有几斤几两，就一直干着这行，不图大富大贵，只图生活无忧。人不知不为怪嘛，我原谅了他对我的嘲讽，一个师范毕业生，教了十八年书还是改行了，是不知自己几斤几两呢，还是为了人前显贵呢，我迷茫着、思索着……

“老师傅咋不问我为啥就开工了？”我问。

他自信地说：“我干这活几十年了，一看头型就知道留什么样的发型，不需要啰嗦。你的头长而有肉，很普通的，不



## 春风吹(外二首)

李成燕

我知道春风吹的肯定是和煦也肯定知道不止吹我一人春风她吹我身后的一切瞧瞧那花影，听听那花语天籁里江水白云自带低音区

我们唱，我们跳，手舞而足蹈形不单了，影不只了还不让春风歌口气。春风说：“我不喊累，自个儿这张脸，恁想让江水陪照。江水慢条斯理，我想快些赶往夏天的美容院。”

## 白花泡桐

都是果，和晚熟的沃科特区区别咋就那么大呢都是花，怎么就不像油菜花叶叶相见呢都显苍老，为何不学枯草眷恋低处呢

处于高处的事物总会有点与众不同的比如白花泡桐，它在荒荒山间多像一位孤高的空巢老人看他的人流着泪，他们感慨万千又将转身离去……

## 花间

在花间穿行，春阳微烫想起你，我内心微凉想你发丝轻拂我就自然而然地飘起来

彼时无风，有小确幸小幸福你没来我着急着，你还在路上我一次次轻唤的那个名字像蒲公英在飞

更多的花蕾清欢，花枝乱颤花间有一壶酒。你来不来我都异常高兴，你的发丝早被搬到花园，开成朵你不随流水，你只属于我

你来不来我都宿醉夜阑靠在花的肩头拾掇落花地址的时候我才晓得——不知不觉你已开成花间



成不好，今年总要碰一回好收成。”接着他俩你一言我一语聊得欢，大概意思就是老家路修得好、某个村干部对人特别好、党的政策好、中国打台湾很容易、中国不怕美国等等，有理有据、形象生动，也许我无从去考察，但我听懂了两个字“自信”，这是中国人骨子里就有的。刮须刀在我头部的海岸线吱吱作响，我挺起了胸、昂起了头、直起了腰杆，任他把“自信”刻进我的脑海，好在下一个陌生的港湾自由地冲浪。

工程进行完毕，我陡然明白了，这一站真不偏，他是黄师傅的最佳位置；这一站真不小，他是黄师傅的大舞台；这一站真气派，他是黄师傅的人生辉煌。我出来了，真想碰见一个熟人，让他看见这个店，看见我，看见我手里的公文包。

【作者简介】文华，发表作品若干，现居巫山。

